



青少版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原著 / (苏) 奥斯特洛夫斯基
改写 / 奇异堡
绘画 / 钱婷



孔雀文库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 (苏) 奥斯特洛夫斯基原著; 奇
异堡改写; 彭婷绘画.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6
(孔雀文库)
ISBN 978-7-303-12013-0

I. ①钢… II. ①奥…②奇…③彭… III. ①长篇小
说—苏联—缩写本 IV. ①I512.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03354号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19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45mm×210mm
印 张: 4.375
字 数: 76千字
版 次: 2011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4.80元

策划编辑: 胡 苗 责任编辑: 罗佩珍
责任校对: 李 茜 责任印制: 吴祖义
美术编辑: 李葆芬 装帧设计: 王亚平 王四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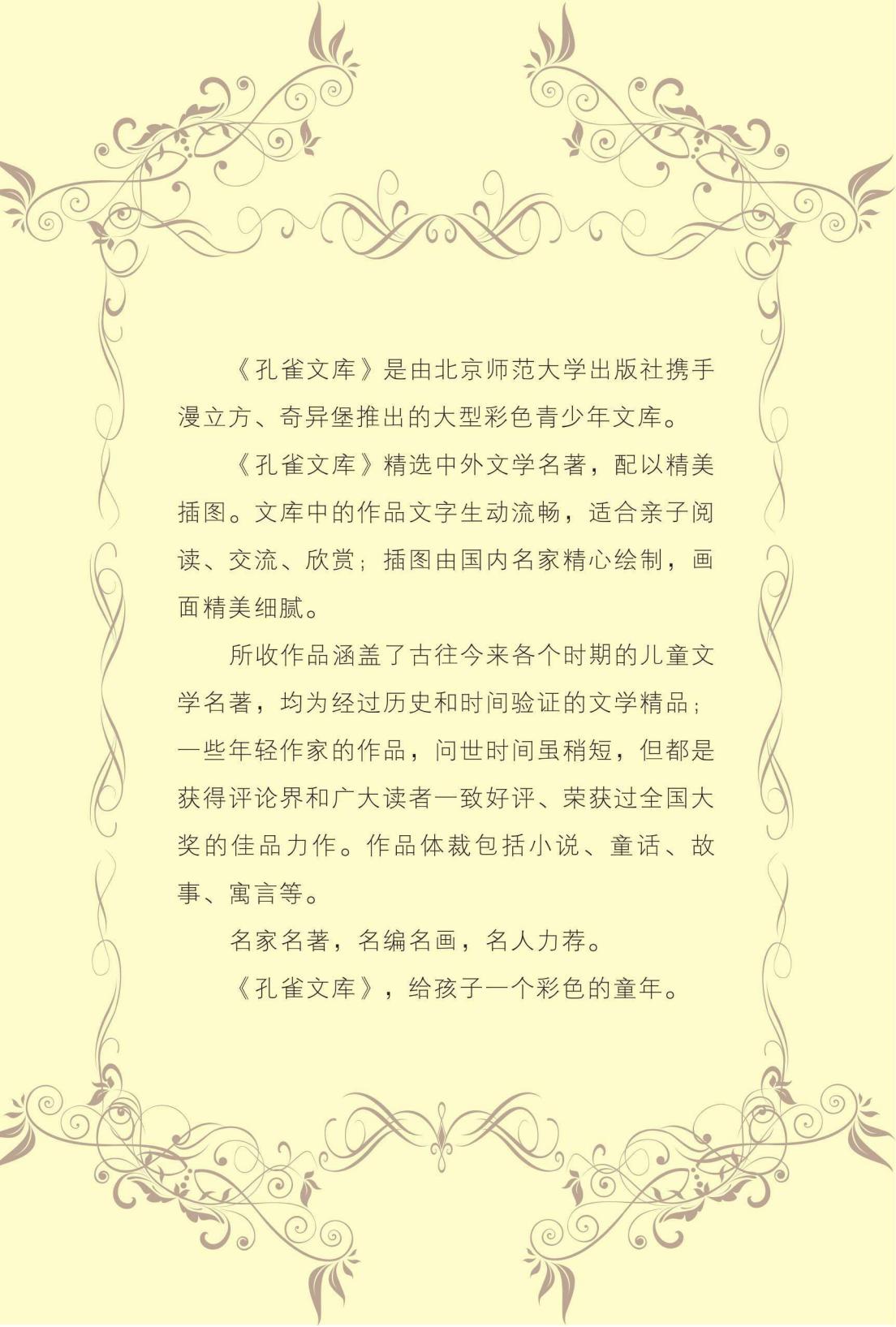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孔雀文库》是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携手漫立方、奇异堡推出的大型彩色青少年文库。

《孔雀文库》精选中外文学名著，配以精美插图。文库中的作品文字生动流畅，适合亲子阅读、交流、欣赏；插图由国内名家精心绘制，画面精美细腻。

所收作品涵盖了古往今来各个时期的儿童文学名著，均为经过历史和时间验证的文学精品；一些年轻作家的作品，问世时间虽稍短，但都是获得评论界和广大读者一致好评、荣获过全国大奖的佳品力作。作品体裁包括小说、童话、故事、寓言等。

名家名著，名编名画，名人力荐。

《孔雀文库》，给孩子一个彩色的童年。



第一章 少年的成长 1

第一节 水兵朱赫来	1
第二节 和冬妮亚的友情	8
第三节 动乱的时事	23
第四节 革命的启蒙	29
第五节 保尔被捕和释放	40
第六节 红军战士保尔	51
第七节 和冬妮亚的分手	58



第二章 坚强的革命战士 64

第一节 和丽达的革命感情	64
第二节 修铁路	68
第三节 在铁路工厂工作	85
第四节 病魔的困扰	96
第五节 列宁的死	101
第六节 和丽达的重逢	107
第七节 初识达雅	113
第八节 革命的爱情	119
第九节 生活揭开了新的篇章	126



第一章 少年的成长

第一节 水兵朱赫来

“沙皇政府被推翻了！”

谢佩托夫卡小镇上的人们奔走相告，贪婪地听着“自由”“平等”“博爱”这样一些新名词。

可是在保尔和好朋友谢廖沙看来，生活还是老样子，也许唯一的好处就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看他们想看的书了。虽然被那个可恶的瓦西里神甫从学校里赶出来已经两年了，但是和那些无所事事的小混混们不一样，只要有时间，保尔总是如饥似渴地读书。

保尔今年十四岁，再过六天，他就要去电厂上班了，他的哥哥阿尔焦姆在那儿给他安排了一份新的工作。





比起上一份在食堂的工作，这份工作实在是好多了，既不用听堂倌们嚣张的呼喝声，也不用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女侍为了保住工作而不得不出卖自己，更重要的是，在电厂工作还可以学到一门不错的技术。

天气慢慢地变冷了，到了11月，镇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士兵，据说他们都是从前线回来的，还有一个奇怪的称呼，叫做“布尔什维克”。

1918年春天的一天，保尔、谢廖沙和克利姆卡这三个好朋友正在草地上玩。这时，他们听见身后传来了马蹄声，回头一看，原来是一队风尘仆仆、一脸倦容的红军游击队员。一个骑马的人指着保尔家旁边的一栋房子问道：

“这座房子是谁的？”

保尔走上前去，说：“这是律师列辛斯基的房子，他昨天就溜了。”

于是，当天晚上，游击队就把指挥部设在律师列辛斯基的家里，但是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就撤了。谢佩托夫卡小镇是铁路枢纽，关于撤不撤部队，指挥部的人争论了一个晚上，但是保皇派的实力太强，最后他们还是决定派一个战士暗中留在这里，随时注意形势；同时把沙皇打仗的时候留下来的两万支步枪都发给当地居民。那个留下来的战士叫水兵朱赫来，他是本地人，会钳工、电工，是一

个很机灵的人。

一大早，保尔从电厂下班回家，他给电厂的伙夫当下手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一路上，很多人拿着步枪从保尔身边走过，有的人还拿着两支、三支。保尔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连忙跑回家想问哥哥，可是哥哥没有回来，保尔随即又去找谢廖沙，但谢廖沙也不在家。

从谢廖沙家出来的路上，保尔看见一个小孩正吃力地拖着两支带刺刀的步枪走着。保尔拦住他问道：“这枪是从哪里弄来的？”

“昨天夜里开始，游击队一直在学校前面发枪，到现在已经统统发光了。我拿到了两支枪。”那孩子得意洋洋地说。

保尔很懊恼，要是刚才直接去那里，也就能拿到一支枪了。突然，他想到了一个办法，转身就朝那个孩子跑去，一把夺过他手里的步枪，并命令道：“你已经有一支枪了，这支该归我。”

小孩子很生气，朝保尔扑了过来，只见保尔往后退了一步，把步枪的刺刀朝着小孩，说：“走开，小心刺刀戳着你！”

小孩没办法，只好哭着走了。保尔心满意足地回到家里，把枪藏在了棚顶下面的大梁上。





谢佩托夫卡小镇夏天的夜晚是美丽的。年轻的姑娘们和小伙子们聚在一起，笑声歌声不断。保尔拉起了心爱的手风琴，年轻人跟着唱起了民歌。

“保尔！”阿尔焦姆在喊他弟弟回家。

保尔回到家，看见家里来了个陌生人。这个人长得很结实，像一棵粗大的老橡树，脖子像牛脖子一样粗壮，他就是朱赫来。

阿尔焦姆对保尔说：“你们电厂不是有一个电工生病了吗？你问问需要不需要找一个人来替代他？”

保尔说：“他们肯定是要找人的，只是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

阿尔焦姆就说：“那好，朱赫来，你明天和我弟弟一起去趟电厂吧。”

游击队走了三天，德国军队就来了。他们戴着沉重的钢盔，穿着暗绿色的制服，端着带刺刀的枪，背着大粮袋，从车站开到了镇上。人们都不敢出门，靠着栅栏观望。

德国军队一到就发布了两条命令：



第一条，在二十四小时内，本镇所有居民必须上缴各种武器，违者枪决。

第二条，每天晚上从八点开始，本镇实行戒严，禁止通行。

不到一天的时间，德国人就缴获了一万四千支步枪，还有六千支步枪没有交上来。第三天，有两个铁路工人被枪决了，因为德国军队从他们的家里搜出了步枪。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阿尔焦姆慌忙回家问保尔：“你有没有从外面拿来东西？”

保尔就把自己拿枪的事情说了。阿尔焦姆把枪找出来，砸了个粉碎，并把它们都扔进茅坑里。然后，他郑重地对保尔说：“保尔，以后不能随便往家里拿武器。现在是动乱时期，万一查出来，他们头一个要枪毙的就是我。明白吗？”保尔答应以后再也不往家里拿这些东西了。

正当保尔在为他的步枪伤心的时候，谢廖沙在一个破板棚里挖坑，他把三支步枪放进去，然后用土填平。因为他不想把这三支步枪交给德国人。

不知不觉地，朱赫来在发电厂已经干了一个多月，保尔和他成了忘年交。朱赫来很喜欢保尔，他经常上保尔家，听保尔的妈妈讲一些事情，当她烦恼的时候，他总是想方设法安慰她。





有一天，天气很热，保尔想找一个凉快点儿的地方，就爬到了园子里的小棚顶上，从这里能看见律师列辛斯基家园子的一角。红军撤退后，律师又溜了回来，现在他家驻进了德国军队。这时，保尔看见德国中尉房间的窗户开着，紧挨着窗户的桌子上放着一根皮带和一件发亮的东西。

保尔很好奇，偷偷地溜到花园里，猫着腰走到那扇开着的窗户前。原来，那发亮的东西是一支漂亮的十二响的“曼利赫尔”手枪！

保尔激动得都喘不上气来了。他跳进房间里，抽出那支发亮的新手枪，小心地把它放进口袋里，然后又跳回了花园，像一只猴子一样爬回了自己家的屋顶。他回头看了一下，花园里静悄悄的，没有人。

保尔握住那支手枪，一声不响地溜出了自己家的大门，像离弦的箭一样向一个倒塌了的砖窑跑去。

这个砖窑已经废弃不用了，平时很少会有人上这里来，只有保尔和他的两个好朋友有时会来这里玩。保尔用布把枪包好，放到灶底的一个角落里，再盖上一堆碎砖。然后，在上面做了个记号，才慢慢地往发电厂走去。

一路上，保尔的腿不停地打颤，不知道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

快到夜里十一点的时候，朱赫来来找保尔，他小声问道：“为什么今天有人去你家搜查？”

保尔吓了一跳：“搜查什么？”

朱赫来沉默了一会儿，说：“你也不知道他们搜查什么吗？”

保尔不敢把偷手枪的事情告诉朱赫来，他只是担心地问道：“阿尔焦姆被抓走了吗？”

“人倒是没被抓走，但家被抄了！”

听了这话，保尔不禁松了口气，但他心里还是很担心；而朱赫来还以为自己的身份暴露了。两个人各自怀着心事。

这时，律师家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德国中尉生气地把每个人都教训了一顿，律师先生只好不停地向他道歉。当时，律师的儿子维克多也在场，他说手枪可能是被邻居的小流氓保尔偷去的，于是中尉就下令搜查保尔家。

当然，搜查没有任何结果。





第二节 和冬妮亚的友情

冬妮亚站在窗户前，望着这个熟悉的花园，虽然离开家有一年了，可这里一切都沒有改变：被修剪得整整齐齐的灌木丛，像几何图形一样的小路，到处都很整洁。可一切又显得那么呆板，让她感到厌烦。

冬妮亚拿着一本小说，走出花园，上了大路。大路的右边是池塘，池塘的岸边栽种着杨柳树，左边是一片树林。冬妮亚想去池塘边的旧采石场，突然，她看见池塘上有一支钓竿，于是就停住了脚步。

冬妮亚扒开柳树的枝条，看见一个被晒得黑黑的、光着双脚的男孩子在钓鱼，他的裤子卷到膝盖上，身边放着一个装蚯蚓的铁罐子。他正全神贯注地做自己的事情，根本没有发现冬妮亚。

“嗨！这里有鱼吗？”

保尔很生气被人打扰，回过头去，却看见一个和他年纪差不多的女孩子。只见她身上穿着领子上有蓝条儿的白色水手衫和浅灰色的短裙子，脚上穿着一双绣花的袜子和一双棕色皮鞋，栗色的头发编成一根粗大的辫子。

这时，钓竿的鹅毛浮子动了一下，水面上荡起了一层层波纹。

冬妮亚喊了起来：“咬钩了，鱼儿咬钩了……”

保尔慌了神，连忙拉起钓竿，结果根本没有鱼，他生气地把钓钩向更远的水面甩去：“你别这么大声嚷嚷，好不好？鱼都被你吓跑了。”

冬妮亚哈哈大笑起来，说：“鱼是被你吓跑的，再说，谁会在中午钓鱼呢？”

保尔站了起来，严肃地说：“小姐，请你走开一点儿，好吗？”

冬妮亚微笑道：“我真的妨碍你了吗？”

这种友好的语气让保尔不好意思冲她发火了，他说：“如果你喜欢看的话，你就看好了。”然后，他就坐下来，看着他的浮子。可浮子一动不动，看来是被水草钩住了。保尔不好意思往外拉，怕被冬妮亚笑话，他只希望她快点走开。

可冬妮亚正舒舒服服地坐在一棵柳树上，把书放在膝盖上。保尔看到了冬妮亚水中的倒影，她正在看书，于是他趁机拉钓竿，但拉不动。突然，他看见水面上浮现出冬妮亚顽皮的笑脸。

这时，有两个年轻人朝这边走来。其中一个拿着一





支很高级的钓竿，神气十足地叼着香烟，他是调车场场长苏哈里科的儿子，今年十七岁，既愚蠢又淘气，满脸雀斑，同学们都叫他“麻子舒拉”。和他走在一起的就是维克多·列辛斯基，一个很娇气的年轻人。

看到冬妮亚，苏哈里科向维克多挤了挤眼睛说：“她是这个地方最出色的姑娘，在基辅上六年级，她的父亲是这里的林务官，我妹妹认识她。我给她写过一封情书，甚至把诗人纳德森的诗句也抄进去了。”

“那她有什么表示吗？”维克多很有兴趣地问道。

苏哈里科有点儿尴尬地说：“你还不知道女孩子的那套，她们总是故作清高，她对我说：‘你不必浪费信纸了。’我才不愿意总是献殷勤呢，要知道……”

维克多打断他的话说：“那你把她介绍给我吗？”

“没问题。”

他们俩走到冬妮亚面前，苏哈里科扔掉香烟，毕恭毕敬地向冬妮亚鞠了一躬。

“您好，杜曼诺娃小姐，您在钓鱼吗？”

“不，我在看别人钓鱼。”冬妮亚回答道。

苏哈里科拉着维克多的手对冬妮亚说：“这是我的朋友维克多·列辛斯基。”

维克多很不自然地和冬妮亚握了握手。

苏哈里科又问道：“您今天怎么不钓鱼呢？”

“我没带钓竿。”冬妮亚说。

“您可以先用我的，我再回家取一支。”苏哈里科说，他想借此机会走开，好让冬妮亚和维克多两个人待在一起。

但是冬妮亚说：“不用了，这里已经有人在钓鱼了。”

“谁在这里钓鱼？”苏哈里科环顾四周，这才发现坐在岸边的保尔。

“我马上让他滚开。”

没等冬妮亚阻拦，苏哈里科就走到了保尔的跟前。

“喂，把钓竿收起来，马上给我滚蛋！”他冲着保尔叫道，看到保尔没反应，他又喊：“快点儿！听见了没有？”

保尔抬起头，瞪了苏哈里科一眼，说：“轻点声，好不好？瞎嚷嚷什么？”

“你说什——么？”苏哈里科很吃惊，因为从来没有





人这样和他说话， “你敢顶嘴！我让你马上从我眼前消失！”说着，他就把保尔装着蚯蚓的铁罐子踢飞了。铁罐子掉到水里，激起的水花溅了冬妮亚一脸。

“苏哈里科，你太过分了！”冬妮亚喊道。

保尔跳了起来。他知道眼前这个麻子就是调车场场长的儿子，阿尔焦姆在那里上班。要是他现在打了这个麻子，这件事情肯定会牵连到阿尔焦姆。于是，保尔只能忍气吞声，没有找他算账。

可苏哈里科以为保尔跳起来要打他，就朝保尔扑了过去，保尔没站稳，就被推进了池塘里。

保尔无缘无故地挨了一拳，非常生气。

“你真要打架？我就奉陪到底！”保尔爬上岸后就给了苏哈里科一记耳光。接着，他又拉住苏哈里科的衣服，把他拖到水里，然后自己马上就跳上了岸。

苏哈里科的靴子和裤子都湿透了，非常狼狈。他气得发狂，爬上岸来就向保尔扑了过去，恨不得把保尔撕成两半。保尔回转身，握紧拳头朝苏哈里科的下巴狠狠地挥了过去，接着就传来了一阵牙碰牙的声音。苏哈里科的舌头被牙齿硌破了。只见他一边哀号，一边举起双手在空中乱抓，然后就“扑通”一声掉进了水里。

冬妮亚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她拍着手说：“打得